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五百十六　　宋　王欽若等撰

憲官部

振舉

夫旌庸亮采所以幹於事功宿業修方所以舉乎官政矧乃中司之局紀綱是賴平反措枉用清於庶獄繩違糾繆以肅乎外庭政治之攸先法度之所出莅斯職者實重其選自非秉方正之節挺中立之志居位自稱臨

事生風謹條教而有嚴專抨彈而無避亦何以充厥任哉元魏之後乃有振攸司之務論庶官之失修舉廢墜釐整班制儆率其違慢繩彌其愆闕使衆目咸振彝倫式叙斯固得持憲之體焉

後魏孝莊時元子思為御史中尉先是兼尚書僕射元順奏以尚書百揆之本至於公事不應送御史臺子思奏曰案御史令云中尉督司百寮治書侍御史糺察禁内又云中尉出行車輻前驅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

路時經四帝前後中尉二十許人奉以周旋未曾暫廢府寺臺省並從此令唯肅宗之世為臨洮舉哀故兼尚書左僕射臣順不肯與名又不送簿故中尉臣酈道元舉而奏之而順復啟云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貴不宜下隷中尉送名御史尋亦蒙勑聽如其奏從此迄今使無准一臣初上臺具見其事意欲申請決議但以權兼未宜便爾日復一日遂歷炎涼去月朔旦臺移尚書索應朝名帳而省稽留不送尋復移催并主吏忽

為尚書郎中裴獻伯後注云案舊事御史中尉逢臺郎於複道中尉下車執板郎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敵體臣既見此深為怪愕旋省二三未解所以正謂都省别被新式改易高祖舊命即遣移問事何所依又獲尚書郎中王元旭報出蔡氏漢官似非穿鑿始知裴王亦規訪典謨兩人心欲自矯臣案漢書宣秉傳詔徵秉為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俱會殿庭竝専席而坐京師號之為三獨坐又尋魏書崔琰傳晉書

傳嘏傳皆云既為中丞百寮震悚以此而言則中丞不揖省郎蓋已久矣憲臺不屬都堂亦非今日又尋職令云朝會失時即加彈糺則百官簿帳應送上臺灼然明矣又皇太子以下違犯憲制皆得糺察則令僕朝名宜付御史又亦彰矣不付名至臧否何驗臣順專執未為平通先朝曲遂豈是正法謹案尚書郎中臣裴獻伯王元旭等妄班士流早忝清官輕弄矩禮斐然若斯苟執異端忽然至此此而不綱將隳朝令請以見事免獻

伯等所居官付法科處尚書納言之本令僕百揆之要同彼浮虛助之乖失宜明首從節級其罪詔曰國家異政不可據之古事付司檢高祖舊格推處得失以聞尋從子思奏仍為元天穆所忿遂停

高道穆孝莊時為御史中尉上疏曰臣聞舜命皐陶姦究是託禹泣辜人刑辟為念所以舉直錯枉事切襃賢明德慎罰議存先典高祖大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論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交濟時要所謂禮樂互興不相沿

龔者矣臣以無庸忝當今任所思報効未忘寢興但識
謝知今棠懃稽古未能進一言以利國說一策以興邦
索米長安豈不知愧至於職司其憂猶望僶俛竊見御
史出外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得情
之罰不能不怨守令為治容有愛憎姦猾之徒常思報
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經檢究恥於不成
杖木之下以虛為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臣
雖愚短守不假器繡衣所指輿以清肅若仍踵前失或

傷善人則尸祿之責無所逃罪所以夙夜為憂思有悛革如臣鄙見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直十人名擬廷尉秩以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者以為御史若出糾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案一如舊式庶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寬為惡取敗不得稱枉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依所斷獄罪之聽以所簡迭相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

聽罪家詣門下通訴別加按檢如此則肺石之傍怨訟可

息叢棘之下無受罪呑聲者矣詔從之復置司直

唐高宗永徽四年崔義玄為御史大夫舊例御史臺不

受訴訟有通辭狀者即於臺門候御史御史競往門外

收採知可彈者略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及義玄為大

夫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劾狀題告人姓名則天萬

歲通天元年左臺殿中侍御史徐有功奏論天官秋官

及朝堂三司理匭使愆失其略曰自陛下即位以來海

內官員一定而天下選人漸多掌選之曹用舍不平補擬乖次應留即放應放翻留囑請公行顔面罔懼遂使囂謗滿路怨讟盈朝浸以為常殊無愧憚又往屬唐朝季年時多逆節鞫訊結斷刑獄至嚴革命已來載祀遽積餘風未殄用法猶深今推鞫者恣行酷法不依律文妄構異端虛立證據劾略為罪捨法用情格律昭然無心遵奉斷事則不依欵占罔據條章狀表生情法外構理率心任意輕重自由天下稱冤莫不由此陛下九重

嚴秘萬機事總何能一一躬覽事事親詳近臣畏罪而不言大臣重禄而不奏遂使刻薄之吏弊法未悛士子朝臣屏氣累息皆不自保恐墜網羅又陛下令朝堂受表設匭投狀空有其名竟無其實並不能正直各自防閑延引歲時拖拽來去叩閽不聽撾鼓不聞抱恨懷冤呼嗟而已至誠所感和氣必傷豈不由受委任者不副天心是陛下務使直申其冤是有司務在重增其枉塵垢聖德隱蔽宸聽者是臣等不忠不誠死罪死罪臣今

請考選官詮註不平致令在外怨讟者臣即察訪糾而彈之以按其曲伏望貶考奪禄以愧其心罪仍依法度其刑獄推斷之宜有行酷法妄考妄斷臣即按驗奏而劾之獲枉狀請即付法斷罪亦准前條奪禄貶考以懲其德其三司受表及理匭申寃使不速與奪致令擁滯有理不為申者亦望准前彈奏貶考奪禄然臣昔處法司猥蒙擢用臣愚無以上答聖造願以執法酬恩無縱詭隨不避强禦猛噬鷙擊是臣之分如天恩允臣所奏

請降敕施行庶不越旬時可以除殘革弊刑措不用天下幸甚制從之

玄宗開元十四年崔隱甫為御史大夫故事大夫與監察競為官政略無承稟及隱甫為大夫一切督責之事無小大悉令諮决稍有忤意列上其罪前後貶黜者過半羣僚側息帝常謂曰卿為大夫深副朕所委

德宗貞元二年七月司門員外王休為左賛善大夫以判刑部斷獄失理為右丞元琇所奏故就冗秩時政尚

因循宰相簡轄琇獨舉其職議者多之

八年正月御史臺奏伏以臺司推事多是制獄其中或有准勑便須處分要知法理又緣大理刑部斷獄亦皆申報臺司儻或差錯事須詳定比來皆却令刑部大理法直簡勘必恐自相扶會縱有錯失無由辨明伏請置法直一員與斷結之際事無闕遺其糧料請取臺中諸色錢物量事支給其功優等請准刑部大理處分勅旨依奏

九年二月御史臺奏今後府縣諸司公事有推問未畢輒擿皷進狀者請却付本司推問斷訖猶稱抑屈使任詣臺司案覈若實抑屈所由官録奏推典量罪决責如告事人所訴不實亦准法處分

姚庭筠為御史中丞奏稱律令格式懸之象魏奉而行之事無不理比見諸司寮寀不能遵守章程事無大小皆悉聞奏臣聞為君者任臣為臣者奉法故云汝為君目將司明也則知萬機務綜不可徧覽也所以設官分

職者委任責成百工惟時以成垂拱之化比者或修一水隄或伐一枯木竝皆上聞旒扆取斷宸衷豈代天理物至公之道也自今以後若緣軍國大事及牒式無文者任奏取進止自餘據章程合行者合令准法處分其有故生疑滯有致稽失者請令御史隨事糾彈從之

憲宗永貞元年十月武元衡為御史中丞奏貞元二年御史中丞竇參所奏凡諸使兼憲官者除元帥都統節度觀察都團練防禦等使餘竝在本官之位其後蘇弁

于頎以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鄧泳以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皆奉進旨令在同類之上伏以前後異同遵守不一臣謹議伏請自今常叅官兼御史大夫中丞者准簡省官立在本品同類之下從之

元和元年三月辛未御史中丞武元衡奏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已上官尚書省四品已上官諸司正三品已上及從三品職事官東都留守轉運鹽鐵節度觀察都團練防禦招討經略等使河南尹同華州刺史諸衛將

軍三品已上官除授皆入閤門謝其餘官許於宣政南班拜訖便退詔曰如此例中有加使及職掌並准此又奏吏部兵部尚書侍郎官并禮部侍郎每選舉限内自十月至二月不奉朝叅若稱事繁即中書門下御史臺度支京兆府公事至重朝請如常况旬節已賜歸休又許分日一月之内纔奉十日朝叅甚寒又蒙矜放臣詢求故實以為王顔任中丞日常論其事舉奏甚詳伏請准貞元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仍永為常式從之

二年十二月癸亥御史臺奏文武常叅官准乾元元年三月十四日勑如有朝堂相弔慰跪拜待漏行立失序語笑諠譁入衙門執笏不端行立遲慢立班不正趨拜失儀言語微訕穿仗出閤門無故離位廊下食行坐失儀語鬧入朝不從正門出入非公事入中書寺每犯奪一月俸班列不肅所由指揮猶或飾非仍拒抗者錄奏貶官今商量舊條每罰各減一半所貴有犯必舉如所由指揮報告抵拒飾非即准舊具名聞奏必冀衆知稟

敬朝列肅清從之

四年五月御史臺奏准舊例監察御史從下六人各察尚書省一司又准興元元年十月勑令監察從上第一人察吏部禮部第二人察兵部工部第三人察户部刑部者伏以監察第一第二人已充監察及館驛等使新人除出使外竝無職掌無以覩其能否今請守舊制新人分察從之

十二月御史中丞李夷簡奏諸使諸州有兩税外雜率

其違格勑不法事請諸道鹽鐵轉運度支巡院訪察狀
報臺司以憑聞奏從之
五年二月御史中丞王播奏監察御史舊例在任二十
五月轉准具員不加令請仍舊殿中侍御史舊例在任
十三月轉准具員加十三月令後減至十月從之播為
中丞振舉朝章百職修舉
十二年九月御史臺奏御史同制除官承前名字高下
為班位先後為名在前身在外到却在舊人上後先有

紊勞逸不均今請以上日為先後未上不得計月數制可其勑名在前上日在後之人但不逾一月不在此限行位班次即宜以勑内先後為定

十五年三月御史中丞崔植奏當臺新除三院御史授上日職事先後去元和十二年御史臺奏請應除御史職事但據上日為先後未上日不得計月數者准其年九月七日勑不逾一箇月不在此限行立班次即宜以勑内先後為定臣伏以御史除官之時據來處各有遠近若據一月便為懲

創恐乖舊例殊未合宜伏緣臺司職事各有定分先後次第不可踰越若行立班次既依勑令公事先後須繫到日則院長本職翻然在下制置錯亂無所遵承行之累年轉見其弊伏請自今以後三院御史職事行立一切依勑文先後為定以後赴職稽慢量道路遠近則臺司別具名聞奏須議懲責豈止顛倒職事而已從之

穆宗長慶二年正月御史中丞牛僧孺奏諸道節度觀察等使請在臺御史充判官臣伏見貞元二年勑在中

書門下兩省供奉官及尚書省御史臺見任郎官御史諸司諸使並不得奏請任使仍永為常式者近日諸道奏請皆不守勑文臣昨十三日已於延英面奏伏蒙允許重舉前勑不許更有奏請制曰可時段文昌自宰相出鎮庸蜀奏諫官御史南宫郎三人為寮佐以其職帶台銓上故可之不踰年又表侍御史王由伯監察蘇景裔留中不下中執法舉舊章議者以為當

三年二月御史臺奏差定朝拜公卿除准式假外有臨時請假者請同臨祭出齊罰俸又拜陵官辭訖便須發

不得止宿於家十一月御史臺奏伏以臺司奏報竝有
舊條昨因左巡奏疎闕已准敇科罸聞奏訖臣今簡尋
條件本不該詳事須添改令可遵守伏請添一節文應
諸司科决人致死雖不死而事異於常稍稍涉非理者
竝准前條聞奏禁城内不在此限庶得從令已後免有
闕遺勅旨依奏
四年侍御史知彈奏温造請復置朱衣豸冠於外廊大
臣沮而不行

敬宗寶歴元年閏七月監察御史劉寛夫上言近日攝祭多差王府官僚位望既輕有乖嚴敬伏請以後攝太尉差尚書省三品以上及保傅賓詹等官如人少即請取丞郎攝從之

九月御史臺奏近日新置刺史赴官多逺條限請准舊制不逾十日常參官及六品以下分司官比來淹延亦動經累月自今以後常參官分司請勑下後二十日發其六品以下分司官請待臺牒到發限外如妄稱事故

不發常叅官奏聽進止六品巳下官臺司舉罰兩月俸

從之

文宗太和元年十二月御史臺奏伏以京城囚徒准勑

科決者臣當司准舊例差御史一人監決如囚稱寃即

收禁聞奏便令監決御史覆勘者伏慮監決之時各懷

疑憚務求省便難究寃辭恐至無告屈之人失陛下好

生之理且臺司本定四推以讞疑獄六察職事已重不

合分外領推伏請自今以後有囚稱寃者監察御史聞

奏勑下後便配四推所鞫獄無寃滯事得論理從之
四年二月御史臺奏内外六品以下官有不之任諸色
事故勾留等伏以任官員數素定奉公有常一處
闕人庶務失本法茍不舉獘恐滋深今國計所須江淮
是賴江淮州縣官俸科稍厚處勾留倍多除准勑正額
勒留人外有事故離任者每年須部送兩稅左藏庫行
綱不知處差常務例置以官糜費因緣所害甚廣况勤
勞責累移在他人俸禄資考則為已有欲將求於致理

先是察其曠官伏請起今除元有勑額勾留之司及宰相節度使幼小子弟恩例一官不之任外縱有要籍竝須其事由聞奏挾名勑下即任離本官任仍當時牒報御史臺有違請免所居官并殿三選其州府長史奏聽進止可之

三月壬寅御史臺奏三院御史盡入到朝堂從前無止泊處今請置祗候屋宇門下直省院西京兆府尹院東有官地請准長慶元年八月於中書南給官地起造請

度支給錢一千貫文臺司自勾當使從便起造可之

十月丁卯御史中丞宇文鼎奏今月十三日宰臣奉宣進止自今以後欲對並令前一日進狀來者伏以延英開日羣臣皆不前知遇陛下坐時如進狀請對或令司各有要事便得奏聞今遣應對官前一日進狀以尋常公事不假面論只且於表章足達更俟後坐動逾數辰處置之閒便有不及以兹限約恐失事機竊以請對官狀入之時合在平旦茍或居後則乖敬恭致令臨事排

比時有失次伏乞重賜宣示俾共曉知限以狀入者並在卯前如在卯後聽不收覽自然人各遵奉事理無遺從之

是月御史臺奏伏准六典故事外官授命皆便道之官蓋緣任缺其人則朝廷切於總理近日皆顯陳私便不顧國經越理勞人迂行縣道或路非傳置創設供承況每道館驛有數使料有條則例苟踰支計失素使偏州下吏何以咨陪又准假寧令守官五考一給拜掃假令

皆稱幸從便路顧謁枌榆則是展墓足以因行赴官得皆枉道臣今月五日巳於延英面奏伏奉聖旨令將狀來伏乞起今公私行李勒依紀律敢有違越請委所司論劾勅旨依奏

是月御史臺奏諸司諸使及諸州府并鹽院等公事申牒臣當臺各令遵守時限并臣當司行牒勘事多緣准勑推勘刑獄或是遠方人事有抑寃凡於開繫盡須勘逐事節不精即慮滯屈比來行牒有累月不申兼頻牒

不報者遂使刑獄淹恤懼涉慢官其間或有須且禁身
動經時月者若無條約獎恐轉深臣等今勘則各得遠
近程限及往復日數限外經十日不報者其本判官勾
官等各罰三十直如兩度不報者其本判官勾官各罰
五十直如三度不報者其本判官勾官各罰一百直如
涉情故違勑限者本判官勾官牒考功書下考如經過
所由輒有停滯其所由官典等節級別舉處分其間如
事須轉行文牒諸處追尋亦須具事由先報勑旨依奏

五年三月御史臺奏應截耳進狀人准開元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勑比來有小小訴競即自刑害自今以後犯者先決四十然後勘事又准建中元年三月十一日勑節文自今以後除事有不合所司論者即任奏聞其餘不得妄有進狀如有違犯及自刑害者即令所司送官准法處分仍委臺府其前後格勑分析告示者伏以近日截耳論訴其徒寔繁且將自刑以冀上達未必皆負其屈州府不與申論臣謹詳前後勑制如前伏請自

今以後如有此色者並准元勑付司先決四十後推勘宜令待推勘無理即本犯之外准元勑處分

是月丙寅御史臺奏伏見在京諸司兼諸道方鎮每奏請賓僚及州縣官等改名多言與近族從伯叔名同勑旨皆允在於典法宜爲重難若於宗族之中服屬又近創名之日合慮有妨而曾不是思但將自便紊朝廷之典章滋選部之姦濫苟無懲革實謂倖門或以孤更名禮經不可繫於名教合守格言伏請嚴示勑文俾其止

絶諸司使自今以後不得輙奏聞如有事故必須為改即請具所奏同名人下付有司以出身以來官銜切加磨勘事實顯著方可聽從之

九月八日御史臺奏京兆尹及少尹兩縣令合臺參官等舊例新除大夫中丞府縣官自京尹以下竝就臺參見其新除三院御史竝不到臺參亦不於廊下參見此為闕禮尤甚伏請自今以後應三院有新除御史等竝請勒京兆尹及少尹兩縣令就廊下參見兾使禀奉之

禮不虧臨制之儀可守臺司令史及驅使官并諸色所由有罪犯須科決等或有罪犯稍重者皆是愚人常態不可一一奏聞便欲隨事科繩又緣臺杖稍細以細杖而止大罪必恐兇狡不懲自今以後如有情故難容不足上塵聖聽者許臣等據所犯判決杖下數勒送京兆府用常行杖科決訖報與得戒懼之意稍嚴姦欺之心可革從之

開成元年正月御史中丞李翊奏御史臺舊制大藏左

藏庫以殿中侍御史兩人分監今珝請以監察二人代之仍放朝參本俸外依舊加給三十千出納小差委以彈舉從之

二月御史臺奏舊以第一第二殿中御史知東西推竊以故事三院御史皆初領繁劇後即漸輕近以新入監察兩人監倉監庫殿中既無倉庫兼俸空負推獄憂勤即與臺中從劇入輕頓乖舊例今請殿中第三人第四人分知兩推希同漸殺之文可之前奏監察監倉亦御史中丞李珝上請且

御史新入皆先外府推事是從劇之甚者倉庫厚俸酬其勤勞是入輕之優者李玥皆倒置之乃自言從劇入輕頓乖舊例聞者莫不笑其無素

四年四月御史中丞高元裕奏伏以天下三司監院官帶御史者從前謂之外臺得以察訪所在風俗按舉不法元和四年御史中丞李夷簡亦曾奏知監院官多是臺中寮屬伏請委以各訪察本道使司及州縣有違格勑不公等事罕能遵行歲月既久事須振起伏請自今以後三司知監院官帶御史者并屬臺司凡有紀綱公

事得以指使從之

武宗會昌元年二月御史大夫陳夷行奏奉中書門下牒伏准今年正月二十八日宣應館驛近日因循多致敗闕郵遞馬畜每事闕供蕃客往來皆有論奏委中書門下與夷行同商量條疏聞奏所置館驛鞍馬什物竝作人多少及功價資課每年破用取何色錢物添修支遣其驛馬數勘每驛見欠多少速具分析奏來者臣今商量請准勑先牒諸州府勘鞍馬什物作人功價糧課

并勘每年緣館驛占留錢數諸色破用及使料粟麥遞馬草料待諸州府報到續具聞奏今具簡前後勑文行用相當者条立新格逐意條疏除館驛獘事

宣宗大中元年四月御史臺奏伏以御史臺臨制百事糾繩不法若事簡則風憲自肅事煩則紀綱轉輕至如婚田兩競息利交關凡所陳論皆合先陳府縣如屬諸軍諸使亦且合於本司披論近日多便詣臺論訴煩褻既甚為獘頗深自今以後伏請應有論理公私債負及

婚田兩競且令於本司及本軍本州府論理不得即詣臺論訴如有先進狀及接宰相下狀送到臺司勘當審知先未經本司論理者亦且請送本司如已經本司論理不平即任經臺司論訴若臺司推勘冤屈不虛其本司本州元推官典並請追赴臺推勘量事情輕重科斷本推官若罪輕即罰直書下考稍重即停見任貶降以此懲責庶免曠官臣今月三日已於延英面奏今臣將狀來者敕旨依奏

四年二月御史臺奏應文武常參官本朝及入閤追朝不到并連請假故久闕朝參等臣今月二十一日延英面奏進止以班行務在嚴肅令臣切加提舉者臣伏見元和元年御史中丞武元衡奏上於是吏部兵部禮部三司尚書侍郎郎官等選舉限内久廢朝參雖事在奉公猶奉請鑾輦近者已久絶提舉稍涉因循應文武常參官多妄請假不妨人事無廢宴遊但務便安有虧誠敬以至上勞聖念俾肅朝行臣忝憲司親承睿旨茍或

避事實虞曠官臣請起自今以後文武常參官等除准式假及病灼然為衆所知外有以事故請假者竝望許臣舉察錄奏其所陳假牒請准舊例每牒不得過三日每月不得再陳牒如本合朝日無故一不到請准常條書罰再不到臣請倍罰頻三朝不到便請具名銜奏聽進止其追朝入閤近例全合赴班一不到准條已倍書罰頻兩朝不到便請具銜聞奏所冀臣寮稍加惕厲班列得以整齊勑旨依奏

九月御史臺奏准舊例京兆府准勑科決囚徒合差監察御史一人到府門監決御史未至其囚巳引至科決處縱有寃屈披訴不及今後請許令御史先到引問如囚不稱寃然後行決其河南府准此諸州府有死囚仍委長史差官監決竝先引問從之

懿宗咸通十四年春正月丙寅御史中丞韋蟾奏應諸州刺史除授正衙辭謝後託故陳牒請假實為容易自今後如實有故為衆所知者三日外不在陳牒之限應

内外除官入京合便朝謝如有犯條章頗乖禮敬自今以後望准故事如未朝謝須俟於都亭驛如違臺司勘當申奏從之

册府元龜卷五百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五百十七至二十下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賀瑛

冊府元龜卷五百十七　　宋　王欽若等撰

憲官部

振舉第二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二月庚辰御史中丞李德休奏當司刑部大理寺本朝法書自朱温僭逆删改事條或重貨財輕人生命或自徇枉過濫加刑罰今見在三司收貯刑書并是偽廷删改者兼偽廷先下諸道追取本

朝法書焚毀或經兵火所遺皆無舊本節目只定州勑庫有本朝法書具在請勑定州節度使速寫副本進納庶刑法並合本朝式令勑李德休礬洽朝端任隆臺憲將舉行於舊典請删定其法書載閱申陳備見公切從之

二年三月三十日御史臺奏新除諸道節度觀察防禦經略等使刺史縣令及諸道募府兼諸司帶憲銜兼官合納光臺錢謹具本朝元納及後減落錢數如後兼御

史大夫元納三十貫減落外令納一十五貫兼御史中丞元納二十貫減落外令納一十貫文兼侍御史元納八貫三百減落外令納五貫一百五十文兼殿中侍御史元納一十一貫三百減落外令納五貫六百五十文兼監察御史元納一十三貫三百減落外令納六貫六百五十文以前臺司准本朝例及減落外後徵前數分折如前應有諸道節度觀察使刺史經略防禦等使及諸道募府上佐官并諸司班行新授兼官者並合送納

前件光臺憲御禮錢今欲准例勒辭謝驅使官申報牒兵部勒告身案除准宣取外准例須候送納光臺禮錢了朱鈔到方可給付轉帖諸道進奏及知後院等准從前事例申報催徵無致有隳舊規從之

至周顯德五年閏七月一日御史臺申臺司見行事件應新除節度防禦團練使科史賓幕州縣官兼帶五院憲御合徵光臺禮錢如是已曾納過准舊例不徵兼御史大夫元徵三十貫今徵六貫文兼御史中丞元徵二十貫今徵四貫文兼侍御史元徵八貫三百今徵一貫六百六十文兼殿中侍御史元徵一十二貫三百今徵二貫二百二十文兼監察御史元徵一十三貫三百今徵二貫六百六十文

五月己酉御史臺奏准本朝故事當司六察合行職事條例如後吏察應吏部行内南北兩曹磨勘選人合具駁放判成人具名銜報分察使及三銓應鏁注官後具前銜後擬報分察使典簡如有踰濫即察使舉追本行令使推勘兵察應兵部司公事一一合報察使戶察應戶部司諸州戶帳貢物出給蠲符具事件合報察使刑察應刑部司法律赦書德音流貶量移斷罪重輕合報察使禮察應禮部補轉鑄印諸祠祭科法物合報察使

工察應工部司工役等合報察使伏以御史臺六員監
察謂之分察使察訪綱舉動靜必行但緣曠廢久不施
行今欲重行條貫從之
明宗天成元年七月侍御史臺奏每月文明殿入閤及
百官五日一赴中興殿等事伏准故事每月百官入閤
所司排儀仗金吾勘契入後有待制次對官各舉論本
司公事左右起居分記言動以付史館編脩帝錄此本
朝經久之制也昨陛下初膺大寳思致治平遂降綸言

特申聖旨百官除常朝外依宰臣每五日一度入内起居所貴得預敷陳俾凝庶績此蓋陛下切於百司各言時政特令五日一面於天顔雖眷睠以丁寧限朝儀之拘束序班而入拜手而迴縦有公事要言亦且倦行須出百司何由舉職兩史無以記言外則因此廢待制次對之官内則無以分延英衆人之别以臣愚見竊有所陳欲乞陛下每月一日十五日兩度出御文明殿排入閤之儀諸司依前轉對奏論令司公事其百官就食謂

之廊飡則中外既有區分禁庭亦更嚴密如陛下切於羣臣有所敷陳即乞因宰臣五日一度延英之際班行內有要奏事者臨門狀到便許引入此又於旅進旅退事理不同言路既開别彰聖德如或以山陵日近朔望不坐即取次日亦合舊規俟過陵園還如法制臣叨司邦憲獲典朝儀儻遇事而不言即奉公而何取乞宣付中書門下商量曾獲經久者中書奏議曰比令五日內殿起居處百司有事論奏中外或為壅隔至於朔望入

閣亦是朝廷舊儀李琪自領憲網每循故事備官條奏
頗叶國章望依所奏勑旨曰五日起居之意所貴數見
羣臣俾陳時事憲司所奏朔望入閣等事既合往例得
以允俞其五日一度起居之際班行内有要奏事者便
出行奏對仍付所司自後言事者又奏請五日内殿起
居之日請令百官次第轉對奏事又從之自是百官五
日内殿起居以所言事形於牋奏録在笏記明敭於殿
庭而素無文學及不閑理體者其文句鄙陋詞繁理寡

敷奏之際人皆竊笑然以次第當言無所辭避而冗散之徒或行路假手僶俛供職愁苦無憀時議者以為不便後竟罷之始知李琪所奏深達治體矣

八月御史臺奏凡新除官及差使者合於正辭每遇內殿起居日百官不於正衙叙班其差使及新除員其日辭謝不得或恐差使者已定發日除官者准宣催發以一日無班便妨辭謝臣愚忝詳每內殿起居日百寮先叙班於文明殿庭候辭謝官退則班入內殿與便於官

吏辭謝者從之
十月庚戌以吏部侍郎盧文紀爲御史中丞文紀初領事於御史府諸道進奏官來賀文紀曰事例如何臺吏喬德威等言朝廷在長安日進奏官見大夫中丞如胥吏見長官之禮及偽梁將革命本朝微弱諸藩強據人主大臣皆姑息邸吏時中丞上事邸吏雖至皆於客次傳語竟不相見自今兵亂便以爲常文紀令臺吏諭以舊儀相見據案端簡通名贊拜邸吏輩既出怒不自勝

十一月丙子進奏官等相率於閤門求見騰口喧訴狀奏曰臣等今月四日中丞上事禮合至臺比期不越前規依舊傳語忽蒙處分通出尋則在取指揮要明審的又蒙問大夫相公上事日如何臣等云大夫曾為宰相進奏官伏事中書事體之間寔為舊史若以別官除授合云傳語又堅傳指揮便合通出臣等出身藩府不會朝儀拒命則恐有奏問遵禀則全隳則例伏恐此後到臺叅賀儀則不定者上謂宰臣趙鳳曰進奏官比外何

官鳳曰府縣發遣知後之流也帝曰乃吏卒耳安得慢吾法官乃詔曰御史臺是本朝執憲之司乃四海繩違之地凡居中外皆待整齊藩侯尚展於公衙郎吏豈宜於抗禮遽觀論列可驗侮輕但以喪亂滋多綱紀隳紊霜威掃地風憲銷聲今則景運惟新皇圖重正宜加提舉漸止澆訛宜令御史臺凡關舊例並須行舉稍不禀承當行朝典

十二月丙戌御史臺奏常朝辭謝官常朝則南班橫行

與百官齊拜入閤日敷正門外序班亦伏南横行百官雖不拜候喚伏時辭謝官便展拜儀令伏見每内殿起居日先於文明殿庭序班百官固不設拜只候宰相至便入起居固不傳宣命若有南班辭謝稍似非儀請自今後其日不許辭皆令次日候有常朝即得辭謝若遇急切公事即准舊例令隔門辭謝或於閤門祗候宣放其文武兩班不更於文明殿序立至於中興殿門外立班祗候宰臣到便依次第入起居又准故事常叅官每

日趨朝不合無故請假如寔疾病不朝叅問不得私行人事新官未謝不合私人事到宰相宅每月請假不得過三日吏部南曹郎中請以鏁院前五日免朝若遇起居入閤叅假追朝御樓謝賀行香城外班並合到不到書罰三司河南府職事帶正員官如南曹例勑旨盧文紀自領憲綱頗思振舉備觀條奏皆叶通規李琪以內殿起居不廢辭謝蓋慮留滯乃是權儀盧文紀以正衙序班恐隳故事請候次日亦可允依所請三銓免朝事

繫繁省選人既少公務非多宜且依所奏鑠銓前五日免朝將來人數漸多須容點檢即許開曹後免朝永以為例付所司庚戌御史臺奏京城坊市士庶工商之家有婢僕自經投井非理物故者近年以來凡是死亡皆是臺司左右巡舉勘驗施行已久仍恐所差人吏及街市胥卒同於民家因事邀頡取索臣詢訪故事當司令有舊京往例凡京城民庶之家死喪委府縣檢舉軍家委軍巡商旅委戶部然諸司檢舉後具事由申臺其間

或枉濫情故臺司訪聞即行舉勘如是文武兩班官吏之家即是臺司簡舉臣自今已後欲准故事施行者兼左右巡使録到喪葬車輿格例比縁官品等差無官秩之家過為僭侈供應者固當行責今則凡是葬儀動踰勅格但官中只行簡察在人情各盡孝思徇彼稱家之心許便送終之禮又難折孝心盡決嚴刑遂以供人例行書罰以助本司支費兼縁設此防禁為此權豪之家違禮厚葬若貧民薄歛不充無憂僭禮書罰兩京即是

臺司州府元無條例者勑旨今後文武兩班及諸司官吏諸道商旅凡喪亡即准臺司所奏施行其坊市民庶軍士之家凡死喪及婢僕非理物故臺司所奏委府縣軍巡同簡舉仍不得縱其吏卒於物故之家妄有邀頡或恐暑月屍柩難停若待申聞簡舉縱無邀頡亦須經時日今後仰其家喚四鄰簡究無他故遂便葬埋具結罪文狀報官或後别聞枉濫妄有保證官中訪知勘詰不虛本戶鄰保量事科罪如聞諸道州府坊市死喪取

分巡院簡舉頗致淹停人多流怨亦仰約京城事例處分所奏喪葬車輿格例今後據品秩之外如庶人喪葬宜令御史臺差御史一員點簡供任行人如有違越據所犯科罪臺司不得書罰擾徵行人文非憲網事體付所司

是月十一日御史臺奏謹具本朝舊例合行公事如右應諸道進奏院准本朝例各合置臺巡驅使官一人凡有公事並合申報臺巡逐日在臺祗候應奉公事應諸

道進奏官每四孟月初及五月冬至新除大夫中丞并合臺叅伏自偽朝以來全隳舊例今准勑命條疏請准本朝舊例施行應諸道節度觀察防禦經略團練使及諸州刺史新除付任及郎幕上佐官等得替及准宣進奉到闕及歸本道並合廊叅正衙謝見辭如遇大夫中丞入臺並合臺叅兼凡有公事及到發日並合申報如遇追勘進奏官典勘責科罰又伏以偽朝已來全隳往制既未條理轉失繩規伏乞特降明勑指揮免令隳紊

奉勑宜依

二年四月御史臺奏今月三日廊下設食百官坐定兩省方來自五品已下輒起勑每赴廊飡如對御宴若行私禮是失朝儀宜各罰半月俸

九月御史臺奏每遇入閤日只一員侍御史在龍墀邊祗候弾奏公事或有兩班叅雜失儀黙簡不及難於舉奏者伏以入閤之儀務在整肅或少虧於恪敬則有慢於典經今欲依常朝例差殿中御史二員押鐘皷樓位

仍各綴供奉班出入所冀共為糾察免失規程敢將舉
職之程粗益朝天之敬從之
四年三月二十日御史臺奏臺中舊有格杖近年不行
每有決遣公事皆於河南雒陽兩縣追取人杖今緣臺
中常有囚徒勘責若一一於兩縣追取又緣地里遙遠
及後差人往來交妨指揮公事者今臺司請置常行人
杖免有妨滯公事奉勅宜依
長興三年三月勅近日累據御史臺奏陳狀訴屈人據

狀内皆是勘責多時却曉示陳狀人送本道依次第論對及州府追到支證本人又不到彼處恐紊規繩須行條理宜令御史臺今後諸色人論訟稱已經州府斷遣後抑屈更不在牒本道勘逐便可據狀施行若未經州府論訴驀越陳狀即須留本人據事理詰勘如實未經本處訴論便可具事由勒本道進奏官差人齎牒監送本處就閿連人勘斷後申奏仍不得虛有禁繫

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御史中丞龍敏等奏陳事如後一

伏以臺司除御史中丞隨行印及左右廵事監察使并出使印等外其御史臺印一面先准令式即是主簿監臨近年已來緣無主簿遂至内弾御史權時主持常隨本官出入不定伏緣臺中公事不同諸司動繁重難常憂遲滯當奏申堂之際及牒州牒府之時事無輕重並使此印今准令式逐日有御史一員臺直承受制勑公文其御史臺印令欲勒留臺中不令在外選差令史一人帖司一人同知此印凡有諸色文按印發之時指揮

諸司各置印歷一道具其事節件數書在歷中即於直官面前點簡印發其印至夜封閉候交直轉付下次直官共議執行保無差謬者伏以御史臺事總朝綱職司天憲所管人吏色役最多上至朝堂次及班列或在京勾簡公事或外地催勘稽違監守狴牢行遣按牘或隨從出使或祠祭監臨凡有係於臺司皆須籍其人吏俾無闕事以贊國容近年以來人數極少及月限者授官出外為官滿者追呼未來人力既到不勉公事便至停

滯切以往歳臺中亦闕人吏曽於諸州抽取今欲於諸州使院内量事差取十人據臺中諸司闕人臨時量才填補者一其臺中令史今欲條流凡出官考滿却來歸司者便具到日申堂請以到日繫其選限如有經年不到追領不來即具申堂便乞除落名姓奉勑宜依凡京百司人吏考滿歸司繫其選限亦宜令准此末帝清泰元年御史中丞張鵬奏文武常參官入閤日廊下設食每宣放伏拜後就食相承以為謝食拜臣以每日常朝

宣不坐後拜退豈謝食之謂乎如臣所見自今宣放仗拜後具就次候將設食別降使於數政門外宣賜酒食羣臣謝恩後食從之是年鵬又自舉内殿起居門外序班與御史晚到失儀詔各罰一月俸料故事御史府不治尚書左右丞舉奏令鵬自彈則尚書左右可知矣二年十一月知彈御史奏今月二日班入遇雨移班廊下知班臺吏董瑾引僕射在中丞三院御史之下僕射詰問董瑾稱准常例臺司刺都省請簡討舊儀都省稱

國朝以端揆之重師長百僚雖在别司皆為統屬且左右僕射常朝不在中丞之下赴宴廊飡並在中丞之上況中丞有公叅之禮避路之儀詳其道理自有等降臺司又堅稱李琪盧質任僕射之日亦如此又引通事舍人在一品班上尋申中書門下奉宰臣判令廊下使重定班位廊下使言今後遇雨移班廊下欲請依殿前塼位次第二品在三品前一品後如中丞大夫俱置即大夫在中丞前其西班准此謹閱敕宜令置一品二品三

品塼位

晉高祖天福二年三月御史臺奏唐朝令式南衙常𠫵官文武百僚每日朝退於廊下賜食謂之常食自唐末亂離常食漸廢仍於入閤起居日賜食每入閤禮畢閤門宣放仗羣官俱拜謂之謝食至清泰年中入閤禮畢更差中使至正衙門口宣賜食百官立班重謝交失本根今後入閤賜食望不差中使口宣從之

四月御史臺奏文武百官每月朔望入閤禮畢賜廊下

食在京時祇於朝堂幕次兩廊下今在行朝於正衙門外權為幕次房廊隘狹伏恐五月一日朝會禮畢准例賜食於幕次難為排比伏見唐明宗時兩省官於文明殿前廊下賜食令未審入閤日權於正衙門兩廊下排比賜食為復别有處分勅宜依明宗朝舊規廊下賜食

四年三月御史臺奏按六典侍御史掌糾舉百僚推鞫獄訟居上者判臺知公廨雜事次知西推贓贖三司受事次知東推理匭伏乞今後准故事施行勅宜依舊制

尋以尚書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劉皡為河南少尹自是無尚書郎知雜者

五月御史臺奏尚書郎知雜之時赴臺禮上軍巡邸吏咸集公參府司并兩縣皆呈印伏令年深御史判雜上事欲准前例從之

五年二月乙巳御史中丞竇貞固奏國忌日宰臣跪爐焚香僧人表讚孝思述祖先違世之事而文武百辟儼然列坐竊惟禮非天降酌在人情令古通規君親至敬

對像佛行香之日實帝王不樂之辰豈有聽烈祖之勲舊加冠光禄賛冠諸王則郎中加冠中尉賛冠合同於諸皇則重依於諸王則輕又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皇太子居臣子之節無專用之道南郡雖處蕃國非支庶之例宜禀天朝之命微申冠阼之禮晉武帝詔稱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正典此蓋謂庶子對王合依公冠自主之義至於國之長孫遣使惟允宜使太常持節加冠太鴻臚為賛醮酒

之儀亦歸二卿祝醮之辭附准經記别更撰立不依蕃
國常體國官陪位拜賀自依舊章其日内外二品清官
以上詣止車門集賀并詣東宫南門通牋别日上禮宫
臣亦詣門稱慶如上臺之儀既冠之後尅日謁廟以弘
尊祖之義此既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并下二學詳義
僕射王奐等十四人議并同并撰立贊冠醮酒二辭詔
可
伏曼容為太子步兵校尉永明初王金輅建碧旂象大

輅建赤旂曼容議以為齊德尚青五輅牛及五色幡旗並宜以青為先次軍容是月殿中侍御史賈玭殿中侍御史劉載狀由自漢朝初每遇內殿起居臺司定左右巡使先入起居後於殿廷左右立定百官始入起居有官失儀具彈奏者自今後欲依入閤彈奏儀折腰奏候宣徽使言所奏知通事舍人喝拜兩拜訖使喝好去便退如兩巡使自有失儀亦候班退左巡使失儀右巡使彈奏右巡使失儀左巡使彈奏

世宗顯德五年閏七月一日御史臺奏文武百官每日赴朝叅不到如是常朝不到於本官料錢上每貫罰二十二文如是内殿起居入閤行香出城衆集及非時慶賀御樓御殿横行叅假不到並是倍罰臺司先榜幕次曉告本官限三日外即牒三司尅折如有故留陳牒即将領由呈驗又十六慜條准元和二年十二月内御史臺奏文武常叅官准乾元元年三月勑如有朝堂相吊慰跪拜待漏行立失序談笑喧嘩入衙門執笏不端行

立遲慢至班列行立不正起拜失儀拜跪不俯伏舒脚穿班伏出閤門不即就班無故離位廊下食行坐失儀拜起振衣退朝不從正衙門出非公事入中書每犯者奪一月俸今商量比舊條各減一半如所由指揮尚或抵拒即准舊例錄奏貶降從之

同日御史臺由臺司見管四推臺一推臺二推殿一推殿二推或准勑命宣頭堂帖指揮送到公事并諸道州府論訴准例三人已上三院御史從上輪次配推兼具

差定推官名御申奏申中書門下如是三人已上即本
彈推勘若四推皆有公事外更有刑獄即差次官推勘
兼便逐日輪差官吏臺直點檢刑獄同日御史臺申臺
司或准勑命宣頭委臺司差官出外推勘刑獄臺司舊
例於監察御史内從下差定如是時勑定名不拘此例

册府元龜卷五百十七

冊府元龜卷五百十八　　宋　王欽若等撰

憲官部

彈劾

秦置御史之職掌舉察非法受公卿羣吏奏事有違失舉劾之歷代因之以為風憲之任故使專其搏擊重其威權蓋所以震肅外庭紀綱百辟者也乃有居是任者特稟剛毅之性内懷骨鯁之操嫉惡以自任臨事而不

慼靡畏於彊禦無避於貴倖正言以斥其短露章以暴其過使恃寵者褫魄懷姦者喪膽激揚風烈聳動倫類斯固足以稱專席之任光毦筆之選成繡衣直指之義振惠文彈治之業者也而漢初叔孫通之制禮亦曰御史舉不如儀者輒引去之東漢凡祠郊廟及大朝會大封拜則御史一人監威儀劾違失此又成廟庭之尊致禮容之肅故雖暴戾武者亦知懼焉

漢張湯為御史大夫時徐偃以博士使行風俗矯制使

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鑄銅鐵扇熾火謂之鼓還奏事徙為太常丞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有詔下終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已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藏先有畜積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

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海受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勢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具備（備者猶言調度）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重問之）偃已前三奏無詔（不報聽也）不惟（惟思也）所為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干求也采取也）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

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為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顓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罪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

嚴延年為侍御史宣帝立延年劾奏大將軍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朝廷肅焉敬憚又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車干犯也屬車天子後車也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史中丞譴責延年何以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延年闌內罪人法至

死故事有所劾奏並移宫禁止不得入覆反也反以此事劾之延年亡命

蓋寛饒宣帝時為司隸校尉平恩侯許伯入第許伯皇太子外祖也入第者治第新成始入居之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寛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鬬沐猴獮猴坐皆大笑寛饒不說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帝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帝迺解

王駿為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初衡封僮之樂安鄉

屬臨淮郡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南以閩佰為界閩者佰之名也

初元元年郡國誤以閩佰為平陵佰積十餘歲衡封平陵佰在閩佰南誤以十餘歲衡乃始封此鄉臨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為界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迺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衡謂所親吏趙殷曰主簿陸賜故居奏曹習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殷國界事曹欲奈何殷曰賜以為舉計令郡實之舉發上計之簿令郡改從平陵佰以為實定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丞上書衡曰顧當得不耳何至

上書顧念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為之後賜與屬明舉也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陵佰為界不足故而以閩佰為界解何不足者不依故圖而滿足也解何者以分解此時意猶今言分疏意也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遣從使之僮収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駿與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十金以上當時律定罪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匹以上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大一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

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滅縣界猥曲也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帝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為庶人

王尊為司隸校尉元帝時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為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成帝即位顯徙為中太僕內常侍之屬官不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五常仁義禮智信也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

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事見虞書皋陶謨以總方略一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内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懐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也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諸衛士更盡得代去故天子自臨而饗之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

會坐殿門下（臣欽若等按百官表賞姓浩）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天子當臨饗士時）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諂勿治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重難也）乃下御史丞問狀劾奏

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猥歷奏大臣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汙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為高陵令

翟方進為丞相司直從上至甘泉宮會廷中司隸校尉陳慶與廷尉范延壽語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當祭泰時時行事有闕失罪合贖 令尚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前我為尚書時常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言此者冀尚書忘已之事不奏方進於是舉劾慶曰慶等奉使刺舉大臣故為尚書知機

事周密一統明主躬親不解慶有罪未伏誅無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比（比例也）又暴揚尚書事言遲疾無所在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既自云不坐又言遲疾無所在此二條皆為不敬）臣謹以劾慶坐免官又故事司隷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兩府丞相又御史也）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初方進新視事而涓勳亦初拜為司隷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方進陰察之勳私過光祿勳辛慶忌又出逢帝舅成都

侯商道路下車立顉過乃就車（須待也）於是方進舉奏其狀因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下車立乃升車）羣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慢宰相賤易上卿而又詘節失度邪讇無常（私過幸慶忌見王商而下車是邪諂）色厲內荏墮國體（墮毀也）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

臣請下丞相免勳遂貶勳爲昌陵令

孫寶成帝時爲丞相司直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隱度而取之也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舊爲陂澤本屬少府其後以假百姓百姓皆已田之而立總爲草田荒田也草田占云新自墾立上書云新墾得此田請以入官也上書願以入縣官有詔郡平田予直受其田而準償價值也錢有貴一萬萬以上增於時價寶聞之遣丞相史案驗發其姦劾奏立尚懷姦罔上狡猾不道尚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大司馬衛將軍商薨次當

代商帝度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度過也過立而用根

解光為司隸校尉哀帝即位奏曲陽侯王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根行貪邪臧累鉅萬縱横恣意大治室第第中起土山立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陳為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姦邪欲筦朝政推親近吏主簿張業以為尚書蔽上內壅王路外交

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謂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五官内官名也）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之義及根兄子成都侯況幸得以外親繼父為列侯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況父子至厚也今乃背忘恩義以根嘗建社稷之策（謂立哀帝為嗣也）遣就第免況為庶人歸故郡根及況父商為薦舉

為官者皆罷

陳崇為丞相司直時陳遵為河南太守而弟級為荆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崇聞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以郡守級州牧奉使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為職不正身自慎如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藩車之有屏者過寡婦左阿居置酒謳歌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為侍婢扶卧遵知飲酒飫宴有節宴食曰飫禮不入寡婦之門

而湛酒溷肴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汙印韍韍謂印之組也

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

後漢鮑永建武十年爲司隸校尉光武叔父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時良從送中郎將來歙喪還入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岑尊叩頭馬前永劾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歙喪還車駕過須臾趙王良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旋車又召候岑尊詰責使

前走數十步按良諸侯藩臣蒙恩入侍知尊帝城門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

馬嚴章帝初為御史中丞奏益州刺史朱酺揚州刺史倪説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又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書奏帝納其言而免酺等官

宋意為司隷校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兄弟貴盛步兵

校尉鄧疊河南尹王調故蜀郡太守廉范等羣黨出入憲門負勢放縱意隨違舉奏無所迴避由是與竇氏有隙

陳忠為尚書安帝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諫議大夫陳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為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又曰放鄭聲遠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忠劾奏禪曰

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今撣國越流沙踰縣度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廷訕朝政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左轉為玄菟候城障尉詔敢不之官上妻子從者名禪既行朝廷多訟之

張綱為御史順帝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維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

遂奏曰大将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御進時冀妹為皇后内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也綱言直終不忍用

种暠順帝末為侍御史時所遣八使光禄大夫杜喬周

舉等多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為請救事皆被寢遏暠自以職主刺舉志案姦違法乃復劾諸為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罪惡章露宜伏歐刀又奏請勑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為刺史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

陳翔為侍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案罪時人奇之

虞詡為司隸校尉數月間奏大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

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

韓演為司隷校尉時中常侍新豐侯單超武原侯徐璜東武陽侯具瑗上蔡侯左悺汝陽侯唐衡五侯宗族賓客虐徧天下民不堪命起為寇賊演因奏悺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為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悺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兄弟相恭贓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陽侯印綬詔貶為都鄉侯卒於家超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為鄉侯租入歲皆三百萬

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

朱穆桓帝時為侍御史值帝臨辟雍行禮畢公卿出虎賁置弓階上公卿下堦皆避弓穆過呵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於地虎賁怖即攝弓穆劾奏虎賁抵罪公卿皆慙曰朱御史可謂臨事不惑者也

晉何曽魏嘉平中為司隸校尉撫軍校事尹謨憑寵作威姦利盈積朝野畏憚莫敢言曽劾奏朝廷稱之

劉毅為司隸校尉皇太子朝鼔吹將入西掖門毅以為

不敬止之於門外奏劾保傅以下詔赦之然後得入又劾奏何曽侈忲無度帝以曽重臣一無所問又護軍羊琇乗羊車為毅所奏武帝詔曰羊車雖無制非素者所服免官

劉享為都官從事奏何曽華侈以銅鈎𦆂引車瑩牛蹄角

侯史光為御史中丞太保王祥久疾廢朝光奏請免之詔優祥而寢光奏

崔洪武帝世為御史治書時長樂馮愀父為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愀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為廬陽瘖不能言淑得襲爵愀始仕為博士祭酒散騎常侍翟嬰薦愀高行邁俗侔繼古烈洪奏愀不敦儒業令學生番直左右雖有讓愀微善不得稱無倫輩嬰為浮華之目遂免嬰官朝廷憚之

傅祗為司隸校尉武帝時荆州刺史石崇得鴆鳥鷂以與後軍將軍王愷時制鴆鳥不得過江祗糾劾奉詔原

之燒鴞於都街

傅咸為尚書左丞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楊駿咸奏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愍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便以行造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帝以駿管朝政有詔不問駿甚憚之後為議郎長兼司隸校尉時朝廷寛弛豪右放恣交私請託朝野溷淆咸奏免河南尹澹左將軍倩廷尉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

肅然貴戚懾伏咸以聖人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唐典三載考績九載黜陟其在周禮三年大比孔子亦云三年有成而中間以來長吏到官未幾便遷百姓困於無定吏卒疲於送迎時僕射王戎兼吏部咸奏戎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謐靜風俗以凝庶績至令人心傾動開張浮競中郎李重李義不相規請免戎等官詔曰政道之本誠宜久於其職咸奏是也戎職在論道吾所崇委其解禁止　王戎為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姓然後受用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考

黜陟幽明今內外羣官居職未朞而或奏還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通生傷農害政或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或官以敦風俗或舉賈郭通親竟得不坐御史中丞解結以咸劾戎為違典制越局侵官干非其分奏免咸官詔亦不許咸上事以為按臨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馬內有違法憲者皆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如今之文行馬之內有違法憲謂禁防之事耳宮內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今道路橋梁不修鬬訟屠沽不絕如此

之比中丞推責州坐即令所謂行馬內語施於禁防既云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復說行馬之內乎既云百僚而不得復說行馬之內者內外衆官謂之百僚則通內外矣司隸所以不復說行馬內外者禁防之事已於中丞說之故也中丞司隸俱糾皇太子以下則共對司內外矣不爲中丞專司內百僚自有中丞司隸以來更互奏內外衆官惟所糾得無內外之限也而結一旦橫挫臣臣前所以不羅縷者冀因結奏得從

私願也今既所願不從而勑云但爲過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忝司直之任宜當正已率人若其有過不敢受原是以申陳其愚司隸與中丞俱共糾皇太子以下則從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得糾皇太子而不得糾尚書臣之闇塞既所未譬皇太子爲在行馬之內邪皇太子在行馬之內而得糾之尚書在行馬之內而不得糾無有此理此理昭然而結以此挫臣臣可無恨耳其於觀聽無乃有怪邪臣識石公前在殿上脫衣爲司

隷荀愷所奏先帝不以為非于時莫謂侵官今臣裁糾尚書而當有罪乎咸累自上稱引故事條理貽然朝廷無以易之
劉暾為侍御史時司徒王渾主簿劉輿獄辭連暾將收付廷尉渾不欲使府有過欲距劾自舉之與暾更相曲直渾怒便遜位還第暾乃奏渾曰謹按司徒王渾蒙國厚恩備位鼎司不能上佐天日調和陰陽下遂萬物之宜使卿大夫各得其所敢因劉輿距扞詔使私欲太府

興長獄訟昔陳平不答漢文之問丙吉不問死人之變誠得宰相之體也既興刑獄怨懟而退舉動輕速無大臣節請免渾官右長史楊立亭侯劉肇便辟善柔苟於阿順請大鴻臚削爵土諸聞瞰奏者皆歎美之瞰後為左丞兼侍御史中丞奏免尚書僕射東海公繇及王粹董艾等十餘人朝廷嘉之遷司隸校尉奏免武陵王澹及劉坦溫畿李晅等

顧和為御史大夫中丞劾奏尚書左丞戴抗贓百萬付

法議罪并免尚書傳玩郎劉傭官百僚憚之
溫嶠為司隷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庾敳有重名而頗聚
歛嶠舉奏之京都震肅
張輔為侍御史中丞時積弩將軍孟觀與明威將軍郝
彦不恊而觀因軍事害彦又賈謐潘岳石崇等共相引
重及義陽王威有詐冐事輔並糾劾之
傅宣為御史中丞東海王越誅繆播王延等皆上依劉
輿之謀延愛妾荆氏有音伎延尚未殯輿便聘之未及

迎又為大傅從事中郎王俊所爭奪宣㪟奏之越不問
與而免俊官
熊遠轉御史中丞時尚書刁協用事衆皆憚之尚書郎
盧綝將入直遇協於大司馬門外協辭醉使綝避之綝
以當直不肯迴協令牽捽墮馬至協車前而後釋遠奏
請免協官詔令白衣領職
劉隗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時建康尉収護軍士而為
府將篡取之隗奏免護軍將軍戴若思官世子文學王

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奏之帝下令曰禮稱殺禮多婚以會男女之無夫家正今日之謂也可一解禁止自今以後宜為其防東閣祭酒顔含在叔父喪嫁女隗又奏之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況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官削侯爵顗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以肅其

違從之祖約為從事中郎典選舉約妻無男而性妬約亦不敢違忤常夜寢於外忽為人所傷疑其妻所為約求去職帝不聽約便從右司馬營東門私出隗劾之曰約幸荷殊寵顯位選曹銓衡人物衆所具瞻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杜漸防萌式遏寇害而乃變起蕭牆患生婢妾身被刑傷虧其膚髮羣小噂喈囂聲遠被塵穢清化玷累明時天恩含垢猶復諭憮而約違命輕出既無明知以保其身又孤恩廢命宜加貶黜以塞衆謗帝不

之罪隗重加執據終不許丞相行參軍宋挺本揚州刺史劉陶門人陶亡後挺娶陶愛妾以為小妻建興中挺又割盜官布六百餘疋正刑棄市遇赦免而奮武將軍阮抗請為長史隗劾奏曰挺蔑其死主而專其室悖在三之義傷人倫之序當投之四裔以禦魑魅請除挺名禁錮終身而奮武將軍太山太守阮抗請為長史抗緯文經武剖符東藩當庸勳忠良昵近仁賢而褒求贓汚舉頑用嚚請免抗官下獄理罪奏可而挺病死隗又奏

符旨挺已喪亾不復追貶愚惷意闇未達斯義昔鄭人斲子家之棺漢明追討史遷經傳褒貶皆追書先世數百年間非徒區區欲癨當時亦將作法垂於來世當朝亡夕沒便無善惡也請曹如前追除挺名為民録妾還本顯證惡人班下遠近從之南中郎將王含以族彊貴驕傲自恣一請叅佐及守長二十許人多取非其才隗劾奏文致甚苦事雖被寢王氏深忌疾之而隗之彈奏不畏彊禦皆此類也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

伯而血逆流隗又奏曰古之爲獄必察五聽三槐九棘以求民情雖明庶政不敢折獄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參去齊以獄市爲寄自頃烝荒殺戮無度罪同斷異刑罰失宜謹案行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百姓諠譁士女縱觀咸曰其寃伯息忠訴辭稱枉云伯督運訖去二月事畢代還無有稽乏受賕使役罪不及死軍是戍軍非爲征軍以乏軍興論於

理為枉四年之中供給運漕凡諸徵發租調百役皆有稽停而不以軍興論至於伯也何獨明之捶楚之下無求不得因人畏痛飾辭應之理曹國之典刑而使忠等稱寃明時謹按從事中郎周筵法曹叅軍劉蕎屬李正幸荷殊寵並登列曹當思敦奉政道詳法慎殺使兆庶無枉人不稱訴而令伯枉同周青寃魂哭於幽都訴靈恨於黃泉嗟嘆甚於杞梁血妖過於壞城故有隕霜之人夜哭之鬼伯有晝見彭生為豕刑殺失中妖眚並見

以古况今其揆一也皆由筵等不勝其任請皆免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帝曰刑政失中皆吾闇塞所由尋示愧懼思聞忠告以補其闕而引過求退豈所望也由是導等一無所問隗遷御史中丞周嵩嫁女門生斷道解廬砍傷二人建康左尉赴變又被斫隗劾嵩兄吏部尚書顗曰顗幸荷殊寵列位上僚當崇明憲典協和上下刑于左右以御于家邦而乃縱肆小人羣為凶害公於廣都之中白日刄尉遠近詾赫百姓

諠譁虧損風望漸不可長既無大臣簡御之節不可對揚休命宜加貶黜以肅其違顗坐免官
卞壼為御史中丞忠於事上權貴屏跡時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父終喪服訖議還前夫家前夫家亦有繼子奉養至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於是制出母齊衰朞壼奏曰就如是父臨終許諾必也正名依禮為無所據若父有命須顯七出之責當存時棄之無緣以絕義之妻留家制

服若式父臨困謬亂使去留自由者此必為相要以非禮則存亡無所得從式宜正之以禮魏顆父命不從其亂陳乾昔欲以二婢子殉其子以非禮不從春秋禮記善之並以妾媵猶正以禮況其母乎式母於夫生事奉終非為既絶之妻夫亡制服不為無義之婦自云守節非為更嫁離絶之斷在夫沒之後夫之既沒是其從子之日而式以為出母此母以子出也致使存無使容居沒無所託也寄命於它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冢若式

父亡後母尋沒於式家必不以為出母明矣許諾之命
一耳以為母於同居之時至沒前子之門而不以為母
此為制離絶於二居裁出否於意斷離絶之斷非式而
誰假使二門之子皆此母之生母戀前子求去求絶非
禮於後家還反又非禮於前門去不可去還不可還則
為無寄之人也式必內盡規諫外極防閑不絶明矣何
至守不移於至親略情禮於假繼乎繼母如母聖人之
教式為國士閨門之內犯禮違義開闢未有於父則無

追亡之善於母則無孝敬之道存則去留自由亡則合葬路人可謂生事不以禮死葬不以禮者也虧損世教不可以居人倫銓正之任案侍中司徒臨潁公組敷宣五教實在任人而含容違禮曾不貶黜揚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曄淮南大中正散騎侍郎弘顯執邦論朝野取信曾不能率禮正違崇孝敬之教並為不勝其任請以見事免組曄弘官大鴻臚削爵土廷尉結罪疏奏詔特原組等式付鄉邑清議廢棄終身

鍾雅成帝初為御史中丞時國喪未朞而尚書梅陶私奏女妓雅劾奏曰臣聞放勲之殂八音遏密雖在凡庶猶能三載自茲以來歷代所同肅祖明皇帝棄背萬國尚未朞月聖王縞素泣血臨朝百僚慘悽動無歡容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妓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請下司徒論正清議穆后臨朝持原不問雅直法繩違百僚憚之

司馬恬為御史中丞值海西廢簡文帝登祚未解嚴大

司馬桓温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温大不敬請科罪温視奏嘆曰此兒乃敢弾我真可畏也恬忠正有幹局在朝憚之江績為御史中丞王恭將代譙王尚之先遣何澹之孫無終向句容左衛將軍桓修以左衛領振武將軍與輔國將軍陶無忌距之修次句容俄而恭敗無終遣書求降修既旋軍而楊佺期已至石頭時朝廷無備内外惶駭修進説曰殷桓之下專恃王恭恭既破滅莫不失色今若優詔用玄玄必内喜則能制仲堪佺期使

並順命朝廷納之以修為龍驤將軍荊州刺史假節權
領左衛文武之鎮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之轉仲堪為
廣州修未及發而立等盟於潯陽求誅牢之尚之幷訴
仲堪無罪獨被降黜於是詔復仲堪荊州續奏修承受
楊佺期之言交通信命宣傳不盡以為身計疑誤朝算
収付廷尉時詔免官
褚粲為御史中丞中書令中領軍王國寶與會稽王道
子恃威權扇動內外及弟忱卒國寶自表求解職迎母

并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時進發為彖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託為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於帝故得原後驃騎將軍王徽請國寶同讌國寶素驕貴使酒怒尚書左丞祖台之攘袂大呼以盤盞樂器擲台之台之不敢言復為彖所彈詔以國寶縱肆情性甚不可長台之懦弱失監司體並坐免官

王楨之為御史中丞司馬休之為荆州刺史桓振襲江陵休之戰敗出奔襄陽寧朔將軍張暢之高平相劉懷

肅自汚攻振走之休之還鎮楨之奏休之失戍免官朝廷以豫州刺史魏詠之代之徵休之還京師

阮歆之為御史中丞後將軍司馬休之與尚書虞嘯父犯禁嬉戲歆之奏劾休之降號征虜將軍

宋鄭鮮之在晉為御史中丞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高祖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義熙六年鮮之使治書侍御史丘洹奏彈毅曰上言傳詔羅道盛輒開棧遂盜發密事依法棄市奏報行刑而毅

以道盛身有侯爵輒復停宥案毅勲德光重任居次相既殺之非巳無緣生之自由又奏之於先而弗請於後閫外出疆非此之謂中丞鮮之於毅舅甥制不相糾臣請免毅官詔無所問

王弘宋國初建為尚書右僕射奏彈謝靈運曰臣聞閑厥有家垂訓大易作威專戮致戒周書斯典或違刑兹無赦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臣謝靈運力人桂興淫其嬖妾殺興江涘棄尸洪流事發京畿播聞遐邇宜加重

劾肅正朝風案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過蒙恩奬頻承榮授聞禮知禁爲日已久而不能防閑閫闈致茲紛穢罔顧憲軌忿殺自由此而勿治典刑將替請以見事免靈運所居官上臺削爵土收付大理治罪御史中丞都亭侯王淮之顯居要任邦之司直風聲噂嚐曾不彈舉若知而弗糾則情法斯撓如其不知則尸昧已甚豈可復預清階式是國憲請免所居官以侯還散輩中内臺舊體不得用風聲舉彈此事彰赫曝之朝野執

憲茂閑羣司循舊國典既頹所虧者重臣弘忝承人乏位副朝端若復謹守常科則終莫之糾正所以不敢拱默自同秉彝違舊之愆伏須准裁高祖令曰靈運免官而已餘如奏端右肅正風軌誠副所期豈拘常儀自今為永制

孔琳之為御史中丞奏劾尚書令徐羨之曰臣聞事上以奉憲為恭臨下以威嚴為整然後朝典惟明莅衆必肅斯道或替則憲綱其頹臣以今月七日預皇太子正

會會畢車去并猥臣停門待闕有何人乘馬當臣車前
收捕驅遣命去何人罵詈收捕諮審欲録臣尚慮有紛
紜語令勿問而何人獨罵不止臣乃使録何人不肯下
馬連呌大喚有兩威儀走來擊臣收捕尚書令省事倪
宗又牽威儀手力擊臣下人宗云中丞何得行皃敢録
令公人凡是中丞收捕威儀悉皆縛取臣勅下人一不
得鬬凶勢輣張有頃乃散又有羣人就臣車側録収捕
樊馬子牙行築馬子頓伏不能還臺臣自録非本無對

較而宗敢乘勢凶恣篡奪罪身尚書令臣羡之與臣列車紛紜若此或云羡之不禁或云羡之禁而不止縱而不禁既乖國憲禁而不止又不經通陵犯監司凶聲章赫容縱宗等曾無紏問虧損國威無大臣之體不有准繩風裁何寄羡之内居朝右外司輦轂位任隆重百辟所瞻而不能弘惜朝章肅是風軌致使宇下縱肆凌暴憲司凶赫之聲起自京邑所謂已有短垣而自踰之又宗為篡奪之主縱不紏問二三虧違宜有裁貶請免羡

之所居官以公還第宗等篡奪之愆已屬掌故御史隨事檢處詔曰小人難可檢御司空無所問餘如奏羡之任居朝端不欲以犯憲示物時羡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為治中羡之令解釋琳之停寢其事琳之不許璩之固陳琳之謂曰我觸忤宰相正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邪自是百寮震肅莫敢犯禁

荀赤松為尚書左丞顏延之為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坐啟買人田不肯還直赤松奏之曰求田問舍前賢所

鄙延之唯利是視輕冒陳聞依傍詔恩拒捍餘直垂及周年猶不畢了昧利苟得無所顧忌延之昔坐事屏斥復蒙抽進而曾不悛革怨誹無已交遊闒茸沉迷麴蘖横興譏謗詆毀朝士仰竊過榮增憤薄之性私恃顧眄成彊梁之心外示寡求内懷奔競干禄祈遷不知已極預讌班觴肆罵上席山海含容每存遵養愛兼彫虫未忍遐棄而驕放不節日月彌著臣聞聲聞過情孟軻所恥况聲非外來聞由已出雖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擬客

氣虛張曾無愧畏豈復弼亮五教增曜台階請以延之訟田不實妄干天聽以彊淩弱免所居官詔可

何承天為御史中丞謝元為尚書左丞太尉江夏王義恭歲給資費錢三千萬布五萬疋米七萬斛義恭素奢侈用常不充元嘉二十一年逆就尚書換明年資費而舊制出錢二十萬布五百疋以上並應奏聞元輒命議以錢二百萬給太尉事發覺元乃使令史取僕射孟顗命元時新除太尉諮議叅軍未拜為承天所糾帝大怒

遣元長歸田里禁錮終身元時又舉承天賣芟四百七
十束與官屬求貴價承天坐白衣領職
劉瑀為御史中丞瑀使氣尚人為憲司甚得志彈蕭惠
開云非才非望非勳非地彈王僧達云廕籍高華人品
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
蔡准為治書御史泰始二年西討解嚴車駕還宫徐孝
嗣登殿不著韎准奏罰金二兩
袁豹為御史中丞時鄱陽縣侯孟懷玉上毋擅拜國太

夫人有司奏許豹以為婦人從夫之爵懷玉父大司農
綽見居列卿妻不宜從子奏免尚書右僕射劉柳左丞
徐羨之郎何邵之官詔並贖論

册府元龜卷五百十八